

OG MANDINO ROADS TO HAPPINESS

奥格·曼狄诺

幸福之路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作者全部著作之精华



任何想获得真正成功的人一定不要放弃幸福



远方出版社



奥格·曼狄诺

幸福之路

〔美〕奥格·曼狄诺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黄华斌

- ©1 Greatest Miracle in the World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75 by Og Mandino
- 2 Mission; Success!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6 by Og Mandino
- 3 The Choice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9 by Og Mandino
- 4 A Better Way to Live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90 by Og Mandino
- 5 Return of the Ragpicken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92 by Og Mandino
- 6 Greatest Success in the World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1 by Og Mandino
- 7 The Gift of A cabar by Og Mandino and Buddy Kaye.
Copyright c 1978 by Og Mandino and Buddy Kaye

©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远方出版社

本书由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安排出版

奥格·曼狄诺幸福之路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满城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 字数：550 千 插页：2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5-304-X/G·40 定价：45.8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	(1)
使命：成功! ·····	(113)
选择·····	(269)
强者人生之路·····	(423)
归来的拾荒者·····	(531)
成功要律·····	(667)
星星的启迪·····	(749)

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

任启学 译

名家评介

阅读奥格·曼狄诺最近出版的新书使我感到十分愉悦。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励志作家又创作了一本能提升我们心理力量的著作。

好几年来，我专心的看过这位作家所写的作品，我非常感激他，这种情感，相信会在他广大的读者群中引起回响。

这本新书将在数万人的心中产生奇迹式的改变。

皮尔博士

——（“人生光明面”作者）

不管你是否读过作者的前一部书《成功要律》，这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的确是奥格最新的一部杰作，不论男女都如此认为。你会不知不觉对西蒙·波特，这个神秘的拾荒者产生敬意。他不可思议的影响了作者，以及这本书每个读者的生命。

保罗 J·梅耶

——（成功者协会主席）

这本书是我读过及出版过的最动人最优美的著作之一。

弗烈德利克·费尔

——（出版家）

在数百万人受困扰，情绪不稳定和迷惑的情形下，奥格·曼狄诺能为《成功要律》的读者提供一个答案。

丰富的灵感，一代代的被传下来，至今仍产生一种新的意义。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数百亿的人迫切需要忠实、希望、勇气和心灵的安详，这些都是生命的理想和标准，特别是对未来及人类进化的信心。

小赖斯特杰布来兰

——（布来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奥格·曼狄诺又再次成功了。这本书以曼狄诺式的愉悦及风格娓娓叙说一个动人的故事。

格雷费特三世

——（格雷费特公司董事长）

这是一本超杰作，不仅燃起那些想成为拾荒者的人心中的火把，也燃起那些需要拯救者生命中的希望。

瑞克·佛来诺

——（底特律国际狮子会主席）

大地春回，奥格·曼狄诺又回来了，像牧者常说的：“他带来了温暖。”

他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保罗·哈维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专栏作家）

我想这本书开拓了销路，有机会成为许多书店中的畅销书，这是个吸引广大读者的机会。

盖瑞德·巴特

——（寇克贝利书局经理）

这本书抹上了一层想像的色彩，作者以他的妙笔描绘出……一种令人难忘的经验。

（贝蒂·凯伊）

——电影学院音乐指导

奥格·曼狄诺又成功了！他又写出了另一本能与他带古典色彩的畅销书相匹敌的作品。

哈兰·史宾斯

——（KB公司副总裁）

今天我们可能是面对着历史上最大的挑战；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男女老少，都应该读一读奥格·曼狄诺的这本新书。

第一章 风雪中的老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在喂鸽子。

其实这种景像并没有什么稀奇，在旧金山的码头，波士顿公园，或者时代广场的人行道上，以及每个城市的名胜地区，经常都可以看见一些老年人悠闲地撒着面包屑在喂鸟。

但这老人却在暴风雪中喂鸽子，而且根据我车上收音机广播电台的报道，芝加哥城区和郊区，都已经破记录的下二十六英寸的积雪。

由于积雪很深，路很滑，使得车后轮不停地打空转，我只好慢慢将车开近我办公室后面停车场的大门。那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他站在飘飞的雪花中，似乎对恶劣的天气没有感觉，那么有节奏地从军装大衣摺层中的棕色纸袋里，取出面包屑一类的东西，小心翼翼撒向那群在四周飞绕觅食的鸟群。

当我把脸靠向方向盘，试着用力打开车门时，从挡风玻璃

上雨刷有规律的扫动中，我注视着他，就在这一刹那，使我联想起圣芳济的雕像。雪花几乎完全覆盖住他披肩的长发，有些还从胡须上滑落下来。雪花贴住浓眉，使他原本黝黑高颧的脸更显得突出。他脖子上的皮链，系着一个木质十字架，不停地左右摇晃，乍看下像是挂着什么活蹦乱跳的小生物。他左腕上系着条绳子，末端套在一只杂色老猎犬的脖子上，那狗有气无力，耳朵垂在从昨天下午以来堆积而成的厚厚雪地上。当我望着他时，他正绽开笑容对鸟儿们说话。这使我泛起了一丝莫名的悲悯，我无言地摇了摇头，伸手打开车门。

今天，从家里到办公室的途中，我那部车二四〇—Z，一路上由于变速器有毛病，不时发出一些单调的杂音。越过了杨柳路旁许多停靠的卡车、汽车，驶向伊甸高速公路，沿着德西公路，翻过山脊，向东驶往戴文路，然后经过百老汇的交叉口，到达温莎街的停车场。全程不过二十六公里的路程，却用了我三个多钟头的时间和半箱油，几乎耗尽我所有的耐心，使我懊恼不已。

我大概是疯了，这种天气还想到上班。前三个星期，我跑遍了全美，为我的新书《成功要律》作宣传，我告诉四十九家电台，“不屈不挠”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所以我绝不让自己被恶劣、顽强的大自然所击败。再说，这个星期五社里将召开一次会议，身为《成功》杂志的经营者，我打算从这个星期一起，每隔两天要和各部门的主管，研究一下我们去年的业绩，及下年度的计划。我必须胸有成竹，像我以往所表现的一样稳健，因为当我站在会议室的长桌前时，任何出人意料的问题都

可能动摇我的前途。

停车场座落在一个日趋腐化的环境中，一天中变换两次不同的景貌，傍晚及夜间这里停放的是一些本地人开的，会被旧汽车商当垃圾卖掉的破车。他们无法找到其他的地方停车，每天早上他们大量地开出去，驶往本地或郊区的工厂，这时候律师、医生、罗耀拉大学的学生都进城来工作、念书，于是停车场便成了玛西迪斯、凯迪拉克、柯文帝斯和 BMW 车的聚集场。

在其他的时间里，停车场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是本地居民的羞辱。我一年到头在这里停车，却从未看见有人动手清理栅栏里堆积成山的空罐头、空酒瓶、废弃的湿透的报纸，而停车场所以维持下去的唯一理由是，附近十条街内没有可用的停车场。

无论如何，今天所看的秽物都被掩盖在三英尺高的雪堆中，成为一座白色的小山。我想起加州太平洋的丛树海滩，那延伸无尽的海洋。很明显的，今天早上没有汽车开出来，他们很可能醒来后只朝那埋在雪堆的车子瞧一眼，然后唏哩呼噜继续蒙头大睡。

停车场的大门架在两支相距约九英尺的水泥柱上，大门是镂空铁条状，你必须在一个盒子里投入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然后大门升起，才能把车开进去，接着车子驶过柏油路上的机械装置，于是门又自动落下。同样地，当你离开停车场也需要两个铜板。但如果备有一把月租廿元的钥匙，把它插进一个特制的黄盒子里，门也会缓缓启动，同样可以进出。

我把注意力从喂鸟老人的身上移开，从车上放手套的小格里取出大门钥匙，我推动那高出我车门底部的雪，小心翼翼踏出车外。这使我感受到一种成年男子的无能——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短胶鞋实在是够蠢的了。

好一段时间，那老人停住手上的动作，朝我望着，还挥了挥手，那只狗吠了几声，但立刻被主人几句听起来很粗鲁的话制止。我向他点点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想我那声“早安”听起来一定很别扭，但语声随即消失在雪落声中。他用我从没听过的低沉语调回答我，余音似乎在四周高耸的建筑物中回响。这使我想起，有一次丹尼·汤玛士遇见广播员保罗·哈维时，丹尼曾说：“你最好当上帝，因为你的声音真像他！”但此刻这声音却使我的朋友保罗的声音听起来像合唱团中羞怯的少年歌手。“这天气真不错，您好！”

我无精打采，同时也不想反驳他的话。我转动钥匙，一直到我听见机器转动的声音，然后半走半滑的回到车上，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门轧轧的升起。但是就在我跌撞回车里，准备把车开进停车场时，突然铿锵一声，那门又关上了，回复它原来的位置。我懊恼地叹了口气，把车停好，再度走进雪地里，转动钥匙，门又开了，门上生锈的尖端指向正在飘落雪花的空中，接着又铿锵的一声落下。我不耐烦地再度用力把钥匙插进盒子里，几乎想扭断它，却又得到相同的结果，门还是开了又落下。或许是“电路短路”，我想，但在这样的气温下短路？不可能。我没办法将车开进停车场，但如果就把它停在街上，一定会被拖车拖走。于是我只好站在那里，双膝埋进雪中，用

手把眼睛里的雪花揩掉，心里对这倒霉的日子暗骂不已。

正当我站在那里，开始怀疑我曾写过的或说过的有关《成功要律》的效用时，那陌生的喂鸟人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来帮你忙。”那声音的确震撼了我，给人一种诚意，和无法抗拒的力量。他靠近我，我发觉他有一张奇特的脸，瘦削、轮廓分明，棕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大概有七尺高。面对着这张林肯式的脸庞，我说：“谢谢！但我看是毫无办法。”

他指着那扇大门，眼睛和嘴角的深沟形成我从未见过的最温馨、最优雅的笑容，说：“没问题，再试一次，当门开时，我站在门下托住，等你通过后再放下来。”

“门很重呀！”我怀疑着。

他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停车场：“我老当益壮，而且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卡莱尔许多成功的著作，都是在最初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的。”

“卡莱尔？”

“是呀！汤玛士·卡莱尔，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站在大雪中，让彻骨寒风割裂我的脸，双腿又肿又冻，几乎要变成一个雪人了。而这个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嬉皮，却对我上一课英国文学史，我还能做什么？我相信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我也明白，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你根本毫无选择的余地。我喃喃道谢，老人先把狗牵向栅栏，然后解下腕上的绳子，将它绑在两个锁盒上。他向我点点头，我像被催了眠似的服从他的指示，把大门钥匙插入盒子里，大门轧轧升起，就在它将要落下的一刹那，老人走到门下，紧紧顶住那冰

冷的金属棒，把门托住。

虽然以后我常回想起这件事，但我依旧无法弄清楚，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是由于胡乱吃过早餐及长途开车的关系，我感到晕眩而无法集中视线，好像有人在我的车窗玻璃上涂了凡士林，眼前模糊一片，就在我试着看清眼前的景象时，一阵奇怪的恐惧袭上心头。

虽然下着雪，我仍看得见他胸前的木质十字架，或许那是引起幻觉的原因……长发、胡须，双手在头上伸展成四十五度角，那铁栏杆，那十字架……那将被带往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

“快，快开进来，快开进来！”他急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幻想。我踉跄地跳上车，慢慢加速，轮胎动了，我缓缓地通过那陌生人，经过支柱，进入了停车场。

我轻轻地把车停在低洼处然后熄火。我的双手颤抖，太阳穴不断地跳动，两腿发软。接着我从后座提出公事包，一开车门，头便栽到雪地里，我爬起来，拍拍衣服，然后锁好车门。

当我转过身要向那老人道谢时，他已不知去向了。

第二章 春天的重逢

直到春天快结束时，我才又遇见了他。

在那似乎了无止境的星期五，这一天有关杂志出版的事情特别多。所有的灯都熄了，只有我独自留在办公室里，身心交瘁。

我坐在办公桌前听着时钟滴答滴答的响，担心着回家路上的交通。即使在这个时候，伊登高速公路上依然塞满了车。那些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又再度袭上心头。

“为什么你这样拼命的工作？”

“你想成为第一号人物就会快乐吗？”

“为什么不辞职？你已经赚了超过薪水四倍的版税了。”

“你拿什么证明这本杂志是成功的？”

“为什么不找个宁静安详的地方，把心里想说的话写下来？”

癖好和自尊心似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我在《成功》

杂志每个月仅发行四千份和只有三个职员的情形下接过手，现在它每个月发行二十万本，拥有三十四名职员，但我晓得在美国尚有一亿两千万个可能的读者，如何掌握他们的好恶是一项挑战。然后我想起某人曾说：“当一个人得意时，刚开始的感觉像置身天堂，而后像在人间，最终则如同置身地狱。”

我把眼镜扔进公事包，抓起夹克和大衣，然后关灯，锁门，这时除了百老汇和戴文路口的街灯亮着外，四周一片漆黑。我缓缓经过鲁特照相馆的橱窗，穿过办公大楼后面的街口，走过铁桥，然后经过停车场前那块写着：“五十分钱，自助停车”的耀眼招牌。

在我看见他之前，我正穿过阴暗的停车场，那里现在几乎停满了邻近居民的车辆，他高挑的身影悄悄地从一辆卡车后闪出来，即使在黑暗中，我仍然能认出他来。我转身走过去。

“晚安。”

“先生，您好！”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一直没机会向您道谢。”

“没什么，人应该彼此互相帮助。”

我弯下身拍拍那猎犬，当我向老人伸出手时它一直嗅着我的裤管：“我的名字叫曼狄诺……奥格·曼狄诺。”

他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认识你真开心，曼狄诺先生。我叫西蒙·波特……这只四条腿的朋友叫拉撒路。”

“拉撒路？”

“是的，它老是睡觉，让我无法分辨它是死是活。”

我笑了。

“请原谅我，曼狄诺先生，但你的姓非常特别，奥格，奥格……怎么写？”

“奥——格。”

“那是你的本名吗？”

“不，我的本名叫奥古斯汀，高中时我替学校写了将近一个月的专栏，用奥尔格这个笔名，后来我决定换个笔名，于是按照语音学改为奥格，一直用到现在。”我笑着说。

“这真是个特殊的名字，世界上找不出几个叫奥格的人。”

“有人告诉我，一个已经够多的了。”

“你现在还在写作吗？”

“是的。”

“写些什么？”

“著书，写社论。”

“你的书出版过吗？”

“有五本已经出版了。”

“太妙了，谁能料想得到竟在一堆空酒瓶中认识了一位作家。”

“赛门，我想这正是你可能遇到许多作家的地方。”

“唔，是的，的确不错。我自己也曾经写点东西……不过只是用来打发时间和自娱。”

那老人走近些，似乎想仔细审视我的脸。“曼狄诺先生，——我想我该称呼你奥格先生，你看起来很疲倦。”

“我累死了，过不完的日子……过不完的月份。”

“你回家前要开很长一段路的车？”